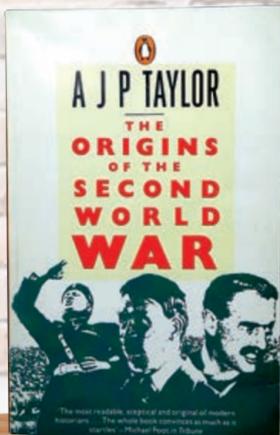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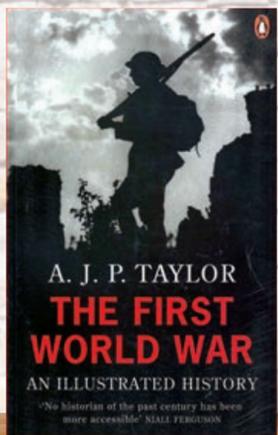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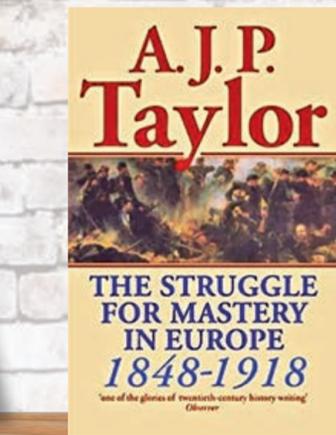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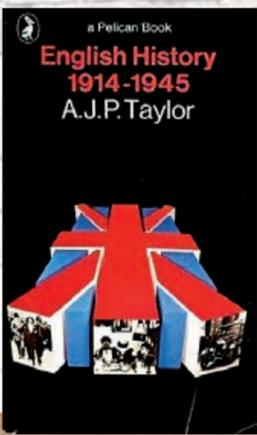
法，引起很大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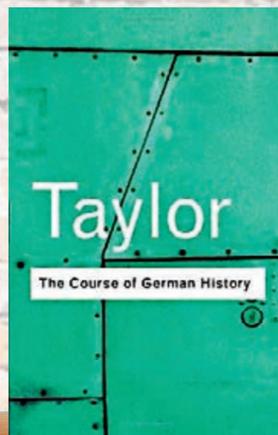
此書初刊於一九六三年，書內以每年一章方式，由一九一四年論述至一九一九年



English History, 1914-1945, A.J.P. Taylor 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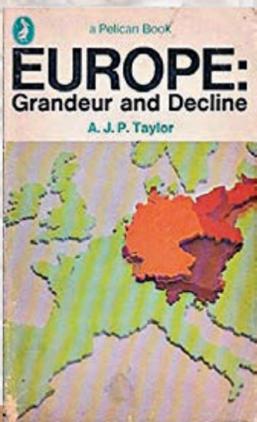


此書解釋列強多以外交手手段爭霸，而絕少兵戎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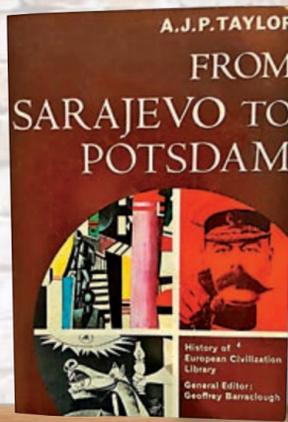


此德國史共分十二章，由十八世紀末講至一九四〇年代

此書六十年代推出，講述歐洲盛衰



史家泰勒評述：大英帝國衰落



此書分四章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輩修習西史時，例必閱讀英國著名史家A.J.P. Taylor (泰勒) 的著作，特別是《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及《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他著作豐富，史論獨特，對全球的現代史學界影響很深。我隨後幾十年仍然不斷翻閱他的史書，總覺論述清晰，啓迪殊深。

泰勒 (一九〇六至一九九〇) 少年在約克郡讀書時，已經顯露挑戰權威的性格。二十年代中，他進入牛津大學修讀現代史。一九二七年畢業後，他前往維也納深造。自一九三〇年他先後在曼徹斯特大學、牛津大學及倫敦的不同學院任教，主講現代史。

塵紆 文、圖

史家亦是廣播紅人

那個年代的一般學者，在春風化雨之餘，頂多是執筆撰文，發表於報章期刊，甚或著書立說，與學界分享研究所得。泰勒可不止於此。他講學固然精彩，據云他任教牛津期間，由於慕名聽課的學生太多，校方不得不把他的講課時間編排在大清早，冀以減卻人潮；而另一方面，他竟然進軍廣播界，在電台及電視台擔任講員，暢論歷史及時事，展示他激濁揚清的魅力。他常在屏幕前兩手空空，不看講稿而可以一口氣講述半小時。身為學者而居然成為廣播界紅人，就只有泰勒一人了。不過，由於這位星級史家選題敏感，見識破格，言論尖銳，當時的聽眾及觀眾，不一定接受得了，所以對他沒有毀譽。

泰勒一生經刊行的著作，多達四十種以上，但嚴格來說，他的研究範疇絕非廣闊無垠；反之，所有課題只集中在現代歐洲史，不是歐洲大陸現代史，就是英國現代史，而且他往往著墨於英國及歐洲諸國的政治史及外交史。

撰書記錄歐洲餘暉

泰勒的幾十款著作，大概可以分成三大類。其一，英國現代史，例如《English History 1914-1945》、《Lloyd George》、《Churchill Revised: A Critical Assessment》；其二，歐洲現代史，當中較為重要的計有：《The Habsburg Monarchy 1809-1918》、《The Course of German History》、《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Europe: Grandeur and Decline》；其三，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包括《The First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Second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本文限於篇幅，只可每類擇一簡介。

一九五四年，泰勒的《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可譯作《歐洲列強爭霸史1848-1918》)面世，隨即引起學術界很大關注。他選擇列強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一戰結束的期間作為題材，是有感於他當時所處的五十年代，正值美蘇冷戰。對他來說，冷戰的過程並不重要，但這場冷戰在標示著歐洲已經失去領導世界的能力，而改由美蘇主宰世界，他作為英國人，委實意難平。他因此決意把歐洲主宰世界的那個最後年代，即十九世紀中葉至一戰結束的該段時期，撰書立論，作為印記。

此書厚達六百多頁，除引言「歐洲列強」之外，全書分為二十三章，由首章「革命的外交，一八四八」，至末章「戰爭的外交，一九一四至一八」。全書雖然長篇大論，但一言蔽之，是英、法、德(包括統一的普魯士)及奧匈帝國在爭霸的當兒，莫不強調均勢，即是說要實力平衡(balance)。列強雖然在維持均勢的前提下爭霸不已，但所用的斷不是刀槍，而是外交手段。由是觀之，列強所展示的外交藝術



▲老年時期的A.J.P. Taylor (泰勒)

，達至人類史上的頂峰。閱讀這類史書的趣味，庶幾亦在於此。

由牛津出版社初刊於一九六五年而隨後由塘鵝(Pelican)文庫不斷印行的English History 1914-1945，是泰勒所寫的最厚一本英國史。以我手執的「塘鵝」七五年版而言，全書厚達八百多頁，共分十六章，基本上每章涵蓋一九一四至四五年之間的一至五年歷史，由第一章「舊式的大戰，一九一四至一五」至末章「終結，一九四四至四五」；隨後有長達八十頁的詳細參考書目及歷屆內閣名單。

述說投票規則變遷

此書集中評述英國在一戰及二戰期間以及兩次大戰之間二十多年的本土政治情況及社會變遷。書內論題多不勝數，讀之有趣。例如泰勒以國民投票權逐步開放一事，評論民主選舉對當時的影響。話說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國會下議院以大比數通過修訂的選舉資格法。此次的修訂把英國選舉歷史帶進新里程：女國民在此之前並沒有投票權；但及後只要符合居住年期的規定，就有權投票。不過，條件方面，男女的差別，仍然很大。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只要居住滿六個月，就有投票權；但女性要住滿三十個月。此舉明顯是要抑制有權投票的女性人數，生怕她們遠遠超越男性。一九一九年戰後復員，有權投票的男性人數有一千三百萬，女性則有八百五十萬。(頁一五九)

到了一九二八年，國民投票權進入另一新紀元。女性的投票權年齡從三十降至二十一，而居住的年期規定與男性齊齊。此外，除了在商界或大學任職者可多享一票(相當於香港的功能組別)，其他類別的男女，只可一人一票。此舉刻意把一人兩票的選民人數減至五十萬，而一人兩票的情況，要到一九四八年才全面消除。不過，一九二八年的新規定為選民人數增添了五百萬，而新增的選民為傳統兩大黨帶來很大衝擊。不過，最有趣的是新的選舉年限，卻刺激不了新的拉票思維。政黨還停留在傳統拉票手段，只管舉行公眾大會或挨家逐戶派單張，而完全沒有把着眼點放在如何吸引那幾百萬的新選民。(頁三三二)泰勒作為史家，對此很不以為然。

泰勒其實在書裏還有很多不以為然的說話。例如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冒起而反過來搶了英國素來享有的領導地位，以致英國要跟隨美國走，他更不以

為然。對於英國這個經歷過兩次大戰而且是由開戰第一天至戰事最終的一天都有分參與的國家，他感慨萬千。對於英國人愛好和平，講求文明，堅毅忍耐，他深感自豪；另一方面，英國的傳統價值不斷消失，並且逐步走進福利國家的境地，他頗感無奈。他在書末寫道：「大英帝國衰落了；國民生活卻有所改善。歌曲「Land of Hope and Glory」已經很少人唱了，「England Arise」就更不消說。儘管如此，英國確實曾經冒過。」(頁七二七)這就是他對二十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結論。

觀點背離西方「主流」

另一方面，當他在一九六一年推出《The Origin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時，引起很大的震撼。先談此書的寫作背景。一如前說，對於美蘇冷戰，他作為英國史家，看得不是味兒。此外，他不但對創立歐洲共同市場有異議，更加反對由美國主導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他就是在這種思想狀態下寫就此書。

與前述兩書相比，此書篇幅很小。以我手執的「塘鵝」六四年版而言，全書只有三百多頁，共分十一章。大體上，他把二戰成因分成兩大類。其一是一戰遺留下來的問題得不到妥善處理；其二是列強之間在大戰之前舉措屢屢失當。此外，書內有一個論點十分值得注意，就是他對希特勒的歷史評價。史家、政治家以至一般百姓都認定希特勒是大戰的元兇禍首，更是殘酷滅族的大魔頭。可是泰勒認為列強由於舉措失當，處事不濟。另一方面，德國人民絕不是光聽希特勒指揮的無辜一羣；他們也須負起戰爭罪責。戰後西方列強為了討好西德人民使之全心面對以蘇聯為首的威脅，才避重就輕，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個人的頭上。他因此認為，此等結論根本就是存心的錯置。

作為史家，他覺得自己有責任當頭棒喝，喚醒世人。他甚至甘冒不韙，在書內題為「再思」的序言直書，「希特勒作為德國元首，須為該等無法量度的惡行、摧毀德國民主、設立集中營、滅絕種族而負上最大責任。他下達無比邪惡的明令，而屬下的德國人就奉命執行。不過，他的外交卻是另一回事。他銳意打造德國成為領導歐洲甚至全球的強國。然而，列強何嘗沒有此心？甚至今天，列強仍懷此心。其他強國把一些小國變成他們的衛星。其他強國何嘗不是設法以武力捍衛自己的重大利益。」(頁二十七)

試想，在六十年代初，他此等異於主流而甚至人家看來全屬離經叛道的言論，怎不會惹起各界嘩然反感？政客討厭他，學界鄙夷他。可他還是一臉「雖萬人，吾往矣」的態意。或許就是這個原因，他後來不容於牛津而失去教席(見本欄配稿)。然而，在畢生的教學裏，他啟導了不少後代名家，例如專研歐史尤精波蘭史的Norman Davies。

此刻回望，這位影響全球史學界的泰勒，在多本著作裏所發表的史論，我輩不一定全面認同；但他那種不甘從眾、愛思好辯、無懼權貴的精神，史學後輩應當學效。

言論惹火失卻教席

如果俗語「不招人妒是庸才」是至理名言，泰勒就肯定不是庸才，皆因終其一生，常常惹火招尤，不單因其獨特的史論而引起學術界不滿甚至側目，日常的出格言行亦遭受各界批評甚至惹來投訴。

泰勒與另一位差不多同期及同範疇的英國歷史學家Hugh Trevor-Roper (一九一四至二〇〇三)不和繼而互相攻訐之事，是二十世紀英國學術界以至整個社會引為美談但不是笑柄的軼聞。他倆都是主研英德兩國現代史的學者，在五十年代初期，本來惺惺相惜，以朋友論交。可是由於史觀各異，似乎埋下了不和的伏筆。

不過，導致公開不和的主因，是一九五七年的教席之爭。事緣該年牛津大學有「皇家教授」的席位出缺，由於這類教席地位崇高，兩位學者都有意競逐。時任首相而代表皇室委任「皇家教授」的麥美倫，卻把教席委與Trevor-Roper。泰勒眼看這個教席落在對方手上，當然不是味兒。自那時起，他動輒就在學術上挑剔對方，而雙方經常在電視辯論。最經典的一幕要算一九六一年的唇槍舌劍。Trevor-Roper批評泰勒的新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可能損及他作為史家的聲譽。泰勒豈是省油的燈，馬上回敬，「你這般批評我，才會損及你作為史家的聲譽，如果你真的有聲譽。」由此可見，他嘴巴絕不饒人。之後，泰勒總愛尋隙挑釁，而媒體更樂意報道雙方的罵戰。

斥英政府政策不當

泰勒不但當不了尊貴的皇家教授，更在幾年後即一九六四年遭牛津解聘，但尚幸他的院士頭銜准予保留。校方當然沒有公布不予延任的原因，而據外間推敲，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因》一書內的史論惹起極大爭議(見本版正文)，導致他丟了教席。不過，他的出格史論，當非僅限此書。一九六二年，英國史學傳記作家Woodham-Smith推出新書《大饑荒：愛爾蘭，一八四五至一八四九》，書內批批當年的英國政府對愛爾蘭饑荒處理不當，導致生靈塗炭。泰勒在撰文回應此書時，不但附和對方，甚至質疑英方心存邪惡，藉着行之無效的措施，來個殺人不見血，讓百萬愛爾蘭人活活餓死。泰勒這番言論，當然觸動了英國官方的神經，而校方也感尷尬。接二連三的尖銳史論，恐怕就是泰勒丟失教席的主因。

當然，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他隨即轉投北倫敦理工業院及倫敦大學學院轄下歷史研究所，擔任現代史講師。教學的地盤雖然改了；他的出格言論卻絲毫未改。一九六七年，他在報章撰文倡議廢除車速限制。他認為，車速限制根本起不了加強道路安全的作用；反有增加風險之虞。文章見報後，惹來讀者不滿。有人甚至向報刊評議會(Press Council, 是報界自我規管的組織)檢舉他，指稱他在文章的言論等同間接教唆他人觸犯法紀。評議會經研判後，認定泰勒言論雖然極易惹起爭議，但由於沒有教唆成分，他絕對有權表達自己的看法。此事結果不了了之。

一九七三年泰勒憤然退出匯集全國人文精英的英國學會(British Academy)。原來他是為了抗議學會開除一名經證實是蘇聯間諜的會員。他認為，學會既然只是一個由知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協會，就只須看眼於會員的資歷學養，什麼間諜不間諜的活動，一概與學會無涉，因此學會毋須與聞。

身為史學名家，喜歡力排眾議，甚至愛立怪論，始終易招風雨。